

茶仙堂手稿

乙集



特別
~16
3334
2



特八六
334
2

茶仙堂手稿乙集

譯立命說序

人難。無難於行善而。又其易。無易於行惡焉。古有拜善
言之人。善之難如此。又有殺君奪國之臣。惡之易亦如此。
然道行則復反焉。故婦哭。楚國俗者。春秋懼賊
子矣。夫人道二。善与惡而已。明矣。凡老後。近歲其
子之言。以著信。臨錄也。余往年譯其中立命說一
篇。而常置座右。然未敢出示之人。其不示于人者。乃必
所謂画蘭不能取香也。頃者。幸生也。名永。居氏。痛人

山縣 平田玉德壽 撰



黑川真道藏書

謂余曰。我望。欲集信德之要語者。以壽之架也。多使人見焉。若聞焉。於是余好其志之涉勸德。即淨書前所譯之五命一篇以贈焉。今此書之施而布于四方也。庶欲使見者與不見者聞者不聞之者。皆盡云。惡就善而其難者却易。其易者却難耳。然則雖此免國母子於國家之風教。未必無少補云。作者本旨蓋在焉。譯者不意亦在焉。施者亦望復在焉。天保十三年癸亥秋八月之望。

次韻魏隱題玄俊所寫之李衍之山水十一首

峯迴路轉



路傍曲。徑轉。峯列重。巖迴。誰倚烟霞住。亭在紅堆翠堆。

秋晴爽氣

天澄不見雲過。山靜只聽水聲。一味秋晴爽氣。與吾詩思同清。

清江獨釣

毛釣揚灣柳度。傳舟落岸葭涯。乃翁獨漁否。薄暮未嘗向家。

層岳晚晴

層。疊。青。盡。生。面。特。當。晚。晴。旭。日。而。雖。未。上。朝。來。一

放鮮明。

竹窓夜話

無雲之影毛階。不雨之聲滿齋。清話與茶正純。影身
松竹相偕。

臨流濯足

世間何物為在。不及山林自由。放意來眠石上。或時
濯足清流。

青松落法

落：長松半深。圍：清影凝信。更能為適人。雲
地塵埃不侵。

凍雲欲雪

誰澆二法深妙雲。工模二采石象。釀寒霧也。雲也。凍雨
霰耶。雪耶。

春樹人家

春樹秀之綠圍。人家落之塵稀。地中不自成徑。祇
領砌長石衣。

溪村夜雨

寒村蕭。夜雨。遙人聽得相宜。前山知是幾少。激石
溪聲未衰。

崇山峻夜

崇山屹秀天外。峻嶺橫連石園。雲霧漫更之沒。忽
風忽雨成行。

次款提法題醒心亭。在十年山山口氏所新構也

千年仁樹色殊深。翠向新亭架上侵。依石清閑遁世
地。應醒學古讀書。茶時汲滴石泉煮。詩或伴照花月
吟。自是人間清樂事。此中要不入于海。

全日長

一恥耽着午位教。夢覺蒼茫迹欲無。苔砌之看蝸作篆。
林間坐聽鳥相呼。性耽雅淡和平懶。身好幽閑蕭散
疎。讀了南華不解得。投来胡蝶問園夫。

謾吟

飯袋先生与世疎。非僧非俗老刀圭。事無萬事成名事。樓有
一樓各勝樓。胸底吞併雲雨澤。舌頭翻湧若耶溪。閑
生天許昇平日。便不復會鳳兮。

神器新書序

大凡物皆有古有而今無者。今有而古無者多。古無而今
有者。總謂之新也。方今昇平之久。萬藝競新。而人之
智巧亦益極其精覈也。夫本邦軍戰古無為鏡
者。創于佛狼寮人之所製造。而傳于我者。乃天文十
二年。初得之於補兒杜瓦爾人云。故尔後永祿天正

之間專以花為軍器之最第一。然及不用大銃者。蓋未
知大銃也是故。本邦之知大銃者。必當屬西洋通
商之後。我許通商者。實為慶長六年。然慶元建業
呂還遂無所施。則存諸各家之口訣焉。渾身銃大
銃。概大攻之具。概謂之神器。神猶神之祐。不可
測之神器。物也。北方呼鳥銃曰鉄炮。呼大銃曰石
火矢。其名種甚多。不暇備載。俗復呼蜂火。謂之狼
煙。乃名或有稱華火者。但此二種。其品雖繁。然回俱非
武備之用。思若烽火出於大銃。出於鳥銃。便其所
本者。蓋一鳥銃耳。儻夫銃之為物。其放也。一下倏忽。

究傾天之聲。現夜山之勢。令人愕歎曰。不可測如神。
豈得不謂神器哉。亦聊試言近世所為之一二。則如
懸引名於天表。劍驚龍於雲外。或噴吐霧或怒八雷
又有埋之土中而震裂大地者。伏之水底而湧起巨濤
者。神變鬼沒。盡奇呈怪。千形萬態。悉難名狀。可謂
火術之妙至死而極矣。苟無不依人智日究纖巧而
生也。以今觀之。本邦斯夜之新。勝于西洋遠甚。
湯盤日日新而又日新。當愈信聖語之不誣焉。友人
衛勝負二蚤好神器之法方。將搜諸家之秘典。朝思
夕念。答明前人之未。至者居焉。焉於是頃綴其所輯錄。今

為七卷。及書成。孫子問名於余。曰。題曰神書新書。七耀篇。七耀無他。意祇名與數而已。前是東都孫豹和鮮明人所翻譯。西洋之語。譯之神書。說而行于世。斯書後于彼。而曰新者何也。彼一本西說。此偏德。本邦諸家之秘怪則。所以復于彼而稱新也。

齊滕家規則

一本邦謂放大小銃之法。曰之炮術。者。國家後急之緊要無先於此。復無重於此。平日乃備乎不時。戒乎非常。戰則乃顛覆山陳。塵殺水軍。故於凡百之兵器。亦當最第一。是以入我門者。殊宜謹嚴方法也。不可必用

之無道不法之事。又勿決為游觀玩好之具。

一凡欲學斯術者。須謹嚴焉。夫術者。何。行方法也。方法者。何。調理修製謂之方。程式使用。謂之法。合而謂之道。乃藝也。雖死小道。技藝也。國家之存亡。並人命。係所則豈得與破瓦畫曼之徒同哉。是以修術者。能一心專思。以後切磋琢磨之功。盡揣摩煅煉之勞。而後得精熟矣。若不精熟。則不足以現奇策妙矣。斯道殊煉。疎宕。最忌暴雜。疎與暴。終不成事。不成則敗。為成與不成之分。不可自能。不詳焉。若祇不成之術。以臨萬一之急。豈不危乎。其過也必多。僮過則百幸。庶焉。此所以不可不謹嚴也。

覺亦可也。必勿棄置以之杜撰。恐有其過。
 一余嘗自弱年。志斯道。多探諸家之秘。隨而自研。究以
 著若干篇。其功勞艱難。蓋非復一旦。夫書者。只載言
 已。則其中不能無許多之口訣。故間有不得口授。則幸
 實不詳者。不詳則不成焉。始不成之書。於將來而以
 過。國家方一之急。則其果竟果在誰乎哉。是以傳書
 術者。若死則返之其師。如亡則歸之同門。無必
 遺之家。以止焉。此我所以重國家而敢非。蓋于藝
 右件所定之律。倘有犯規。違則者。即盡取其所授之秘
 策。以沒其術。而後放門。此為常。

物

大成文

世貴其難。貴寶。貴難乎其得焉。貴奇。貴難乎其成焉。若
 使寶易得。而如土石。則此豈足為寶乎。奇亦然。若令奇易
 成。而如人作之。而常在焉。則此豈奇乎。誰言之妙哉。我術
 亦尚如死。余多幸。博輯諸家之秘。隨而附己之案。以新著
 書若干卷。蓋當時之一道。盡于斯。而今舉以傳焉。又無餘
 蘊。是故深藏密閉之。以洩于它。謹寶之。必勿傷。陰聞
 途說之戒。上下神祇。深其鑒焉。

小成文

夫車雖大。不充致尺。而能載重於千里之外者也。然僅脫

三寸之轄。則不可轉之一步之中。實車之扼要。皆在一轄耳。我道亦如許。足下能注心熟定。故今許所秘禁。幾條。秘禁之術。宜於唐車之一轄。或于其他之妙用。千變萬化。盡皆具在。平茲為質之鬼神。莫泄于人。謹之。

秋田雲高上人自京師歸途而寓之愚臺。見示從

河舟中。作因次其韻。以贈之。二首

遊歷京師。又浪蕩。之年行御。遍天涯。故鄉。良是已非。遠。乞緩。山縣。一夜茶。

夜祥。渡舟。浪蕩。大江。渺。暗烟。涯。夢驚。乍覺。收方。境。并火中流。賣酒。茶。

真羽全圖序

物有用與不用。捨其可用者。而取其不可用者。則人將笑焉。此圖全屬不用。然知其不可用而取之者。別此圖原仙臺針生氏之所傳。而吾祖房或文翁之所手寫也。針生者伊達家之臣。余七母氏之家也。針生之祖曰越前。越前者當貞山公創起于伊達。遂合米澤。取會津。平白川之時。使越前守津之針生。故姓針生。又貞公竊欲母北方之國籍。是以秘道人惠涉。流北。而之畫境。以作輿圖。宜為天正年中矣。針生越前。其時雖非與吾戚。然國事何。其可見之乎。是以斯圖傳于其家也。寬政之初。吾祖房曾遊仙臺。始見之。番為奇圖。其幅六

尺長之倍之。曠寫之勞亦可知焉。夫畫大則易破而所為
畫魚鱗亦不少矣。而展觀之間。須惠其煩。其始非所以傳之久
也。是以余編寫僅載之六紙。題曰輿羽全圖。而輿羽之州者。
運翰考之所著之風土記云。當今既有赤水之輿地。則此
舉願屬不用。然針生之傳與祖考之筆。兩於我心。有不忍亦
失之者。故從點檢之便。而摹臨仍舊貫。但加度數耳。
冀存先人之遺意于茲。其標為世笑亦所不辭也。昔弘化紀元
甲辰冬十月南至之日。書于一人齋中。

訂正五常詳並序

原本近江釋其新之後所著也。無其書文辭未熟。故余刪訂以

還之。明石功若念氏其書全以成余手。

輿夷輿地海陸路程圖序

輿夷輿地不毛之一焉。而已輿地路程何益哉。無國而可矣。然而
有且國者何乎。昔孔子欲居九夷。蓋思治之而一變也。又聞源
延尉北走蝦之人。至今伊索之云。蓋有感其源之所深也。本邦
文錄年中皇王法使信廣崎崎若祖乃乃伐之初。入我版圖。近世
享和文代之間。幕府自欲創墾。設教授。既而序之坊崎
氏。夫蝦之為國。南起四十度。北至四十五度。周回二千餘里。四
境臨海。地非不大。無無沃野厚壤。祈之而高山。嶺巖樹木蒼
蔚。剝剝以來。并介未之境耳。故日月為之奪光。冰雪涉

四時。夏不覺將暑。冬不覺凍。故生物。是以五穀不秀。菓實不
熟。自非為後。彼地絕無計焉。於是人接菽。但幸漁樵之用
火。合海陸散髮。交身忘脚。親子兄弟相婚之等。殆似人非人
矣。能辨禮義耶。今以在之地。比之於魯。西諸厄利。却以五
度。然則國之立與地之不開。必不在度之致。皆風土之所令然
也。若教至聖如孔子。君子居之。風俗果竟如何哉。李則經音
有餘哉。於未高廷尉。以是觀之。彼似歎非歎也。我當今朕
休明之至。治者乃。聖澤之所洽。禮而不可無。輿圖也。余前
此。見輿圖者。凡五。一姓昔所傳。一高客所記。一章大夫伊勢之人
漂流魯西
甲所齋。一林子平所著。一官使所誠。近藤重藏
巡見地夫以上五番小

同大異。最以官圖為正。然皆不若地圖遠也。且斯圖雖
不記名者之姓名。而定出彼地之年也。必多。余三十年前
曾瞻寫日本輿地圖。常以北方之不備為遺憾。重及此之
精細。看辭。歌。荒。一本官圖。更加參校。以自摹。為。雖
非親踏彼地者。必多錯謬。觀者正諸。弘化二年。以乙夏五

月二十一日

書水滸說與猶善教

允道要一而已。夫匠之術者。以自外察內為法。外可見而內不可見。故當先熟解體能知內景。察人身之理而審病之所由而生。辨藥物之性而明所以愈病之理。以治之。本邦近世斯言漸起焉。蓋我道畢于茲矣。古者所相傳之法。曰古方。曰後世。古方者解體無用而窮理不及詳。唯取傲於長沙之一書。長沙之外。以不知之言對人。其稱後世者。謂人為小天地。惟明信陽五行之理。張大其說。愈指術愈遠矣。然古今均不出經驗試効之方則所。要蓋一也矣。去今十年前。十日街名松妻。生卒便私。一日上廁。努力而強焉。陰中忽下一物。大如拳而引帶。溲更加大至如瓜。

故止便婦、而告之家人、曰：大驚。倉皇呼產色三者、
、詳其所由。病婦異語。家人自仿問。其所其脫者為何。子宮
、非邪。者曰否。又問俗所謂為石子者得非子宮哉。者曰否。
然則今脫者為何物。在者曰我不知焉。然我能知治之。必不過生
也。家人大喜。託之其匠。急取細線一條。因括其蒂。以純其氣
通。且以向痛處於婦。云曾無驗。於是剪斷所括之蒂。於線
條而去之。割囊。無他物。唯有黑血滿焉耳。亦後服調理之藥。月
許而愈。又有一婦。安產一子。續又出一囊之半。母急奪胎也。嗚
呼。余曰。囊有見否。母云試之曰無。余曰。此所謂水塊者也。必
莫令產母怨驚。倘不守貼。乃怕驚暈焉。因教安密刺其囊。

破水潰。縮小自收焉。它接養如平產而復布。頃者看橋生紀飯
塚村五平事之症。則其事同。在二婦而症乃異焉。然至治之
要則其趣一也。渾婦入陰門之底。子宮之側。當不受孕之時。常
有餘容。其膜包血為血塊。包水為水塊。水管溢則注水。血管溢
則注血。注与不注。包与不包。下墮与否。皆在其地之機。活。則
是未可知焉。生曾讀長沙論兼及七部十書。尚無載斯症之
所起焉。又檢解體諸書。更不見所依焉。則治之却疑病之所由而生。
廣覽之諸家而題彼母並圖。方求之四方。嗟生之志。一近有道之
人。余故叙旧話且以好。文不知而欺世之實。乃益將勉切于道之
心耳。但愧斯言之為嘯。久昔弘化二年乙巳秋八月之望。看了書日

弘化丁未之春平地山主使余賦詩紀其事：見詞

弘化四年丁未春。惠風和氣詔光新。國澤御社重威德。永
使人之仰至仁。

建珠弘化四年春。成託大功立不新。能可光明照十方。以無
顯晦日之仁。

趨府上書乙己春。時投諱化闡明新。幸逢老吏教枉直。
亮活是非弘至仁。

請折憲臺一昨春。三年活問舊又新。幸有明吏辨堅白。窮
盡異同求至仁。

花為記處知送春。法明尋回又昇新。幸逢長吏教恩澤。

深唱昌平旌至仁

公府州生屬善春。當知政教歸令新。幸逢循吏要明教。
善惡到茲歸至仁。

投謀東都之換春。善^收選件一闕新。幸逢正吏化靈實。
悅服人心揚至仁。

結局遷延及花春。：乍得祈中新。幸逢能吏檢區詐。
考詳物情示至仁

呈狀三迎江戶春。：奉幸負百花新。幸逢賢吏行公道。
平正權衡見至仁

平形成風濕若春。：濕藉又加新。
幸逢奸惡逃無處。

惡伏信銷不負仁

單生花屠為剛者亦表文明政道新。胎認猶之正考靈。如非由我則居仁

日：府庭新又新。溫成風采苑勝春。聖明不許世行貨。維矩維規要至仁。

華洋十年決此春。明時裁新重新之。文王雖沒文猶在。多愧昔非伏至仁。

己自警官過歲者。今年落著且看新。若知上下感其職。頂祈國家典至仁。

休明善政洽於春。祈訟片言競日新。萬世長安祭祀典。應

知厚載太平仁。

上命講和：似看。貝載刑狀之如新。無偏無私建之極。蕩

：乎或不至仁。終疏解了始遇春。初上春幣一版新。倘欲社中期詳證。神憲當在義兼仁。

一鄉二為一家春。則式德從裁許新。公正不偏又不易。皆奉神志法于仁。

三萬六千百度春。這中幾少賀年新。六根曾說常清淨。莫令身心侵不仁。

六根淨盡恰如春。是後是清可稱新。神道何為無上寶。

高天原止仁。

教告辨訟不見者。未看玄駭幸新。落款今日屬誰手。
嘗了報難亦是仁。

五里竊情復值者。梅枕吾季逐善新。自死一山合無事。右
在力行義與仁。

書寫自分系餘分開合商分合術序

頃者齋藤子永懷會田安明

俗種三左衛門号自
在喜山莊之人

所編之算術

之書本。而乞正誤。余曰夫教者。聖人既列之六藝。以爲治
平之一云。且夫教之爲術也。僅一十百千萬之字。而其妙
用不可殫而盡焉。高而計天之文。遠而極地之理。上則

可以紀萬古之古。下則可以美千歲之後。故孟子曰千載
之日至。可坐而致焉。蓋言之而已。漢書曰規圓矩方。權
重衡平。繩準嘉量之器。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
少者。不失黍粟。紀於一。恨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
其法皆在算術。因是觀之。則北治平之本。而具妙用。
亦可得而知也。會田安明者。我最上山城東之人也。家在
七
街城以天明年間而北。自歸家上流。蓋以鄉
門外以天明年間而北。自歸家上流。蓋以鄉 盛唱計
算之術。覃思精研。究明先覺之所未至者。又改正所
踏誤者。遂著書若干篇。自能成一代之軌範。而建非
常之名。可謂其中大矣。同時有本田氏者。俗稱三市石街
門号北表 專

以致仕加州。越後之人也。天文地理陰陽律曆無不該博。殊主張西洋之法。形、鴻漸。擅名於一世。然竟難止於會田。亦難立於本國之上。余時抗衡而不居於一行者。乃會田之譽。特卓然有所超。後于西洋之上也。是以世推兩氏而為不邦。宦游以來之數家矣。余之遊于東邦也。至今殆將三十年。曾見東田於九山而訪會田於淺竹。遇不遇。於今為憾不少焉。而二氏之逝之久矣。故今見此書也。令人頓思舊事。且感我鄉出若偉人。沒好子永弱。終而篤志斯道。於是使之寫所讀之自。分葉。一葉。分用。合而一卷。分合。一葉。合而六十一葉。

以贈焉。庶幾則亦乎斯。藝之日明。於一日而充。治平一編云尔。天保十三年。在壬寅。秋八月。

奉八橋宮。扁額序。代子永作。

弘化丙午十月。有人携算法新書來者。余幸乎冬夜之永。繙之。冬。燦之下。則東邦西編。長谷川善之門人。與別。千葉雄七者。所輯錄而為文政庚寅。刊之。篋中。有創製通果。剪管為一次之術。而之約。術雜題六首矣。見至是。余則勝。不能軟。不覺擲卷。勃然。惡彼。老翁。何為之。而此。猥慢。殆似。穿踰之行也。其意善。在。奪人。功。以。欺。世。之。愚。蒙。乎。天地之神。被。定。可。

容其証或夫勞管約法者。我旭山與列人文政己卯始

所見明斯秘其法世人之所圖知以呈自在夫子之碑前在東

年而著創州之劫以慰亡靈在泉下也。己卯之先庚

寅凡十二年。其歲月相去。更不為多久而旭山之與千葉同

一鄉之人則。其居住相去。亦不為甚遠。宗派東西西碑在

之門人故爾流又會田者東村錫向雖異道。然風送雨傳。而其

響遂不能無入千葉之耳也。然則渠私自剽竊。且說

之精妙必欲己之智巧也無疑焉。且汲希之之德也。因

道控其淺。故其書大底算家濟平之法。而其所自撰

者。乃此六章已。而題辭失法。漸理違氣。正家之

所謂病煩而舉亦不取為之者。自讀之不啻括壁矣。是
以為渠今試摘一二刪訂歸正。彼欲使旭山氏雪冤於
地下。愚斯書之成也。其師巨擘。能敢不悅之而不知之
者何乎。

精要算法起源序

代旭山氏作

蓋教者天生也。其廣大不可勝而計矣。我師自在先

生曾著真訂精要算法以斤藤氏藤田雅平者精要

算法之非。其意深矣。夫術者設題詳而算尚。之混沌

一而視同規。更求矩合以括之。又者過乘以求式。而后

撰文議為之法。之而術行為。故法術備則。天之大。

地之廣。可坐而致焉。余自幼好此道。遂事先生者多年。遂受其真旨。研究遂智。不假筆迹。今視藤氏之書。乃術或過文。或作無用之詞。是故吾不恆理而失對。者亦為不少矣。必竟彼有不達于法也。所說生以之有再訂者。不亦宜乎。然再訂之為書。文簡而意長。故謂某見某術。其出于某書。而不顯載其法。是以後進之輩。察鄉之徒。往往是不便于視焉。故余一一加注脚。以記起源。但示童蒙而已。冀不泯先師之意矣。嗟。教之出於天。其道之浩瀚。生者所極乎。後之君子。幸正其不暨。

旭山先生碑銘並序

先生者。笑家有名之。人而無別一涇之產也。姓齊。勝名尚仲。俗稱繁之。號旭山。從幼好斯技。初學之鄉里之輩。而後聞。竟改年中。自在夫子。唱最上流於東郊。便行入其門。日夜刻苦。究其秘蘊。自在沒後。常周遊于四方。以比較吾技。故且家之日。殆少焉。文政七年。去卸裝於此地。遠近聞其名。相競就學者日衆矣。夫我山縣之數術。煥炳乎今日者。則皆旭山氏之効也。其功豈不偉哉。先生以弘化紀元。終于家。將年七十有二矣。嘗謂創得約景。勇管為一。次之法。以奠亡師之碑。而師若永世。乃其喜可知而已。此誠千古未嘗之方。而非當

地之廣。可坐而致焉。余自幼好此道。後奉先生者。多年。遂受其真旨。研究遂智。不暇卒也。語言可別也世允美之能。可企及焉。吁。旭山之深。用心於斯道。可謂至矣。其之啓微。雅多。然不暇記載。于茲多。今茲高橋善齋務。而人相計。欲立石於城東長源。猶含界中。以慰至魂於泉下。因請銘於余。故記所知之。願未而贈之。銘曰：泉上之流。其止漫。幾千萬年。無有窮極。

奉八橋宮帝額序

代子永作

旭山之沒也。已三年矣。旭山者。受斯道於我。自任先生。我山縣之數術。煥乎今日。則以旭山之有。未甚。于此地也。頃

○再之人也

者一夕。驚髣髴夢旭山。覺而驚訪者久之矣。次爽門子寅。獨一圓而至焉。又伍舉一題而來焉。酒田不問氏亦遂。何邦使以奇一書。之者之偶合。不期而一旦相會者。蓋似有因也。於是檢之子之所撰得。則黃口之淺術。未足揣大方之造牙。雖然。捧之神壁。以聊奉慰。廣前。且欲為旭山氏。安其函魂於泉下而已。但觀者勿笑其不證。以正諸弘化之年。次丙午秋九月。

讀詩餘纂序

記云。登高自卑。之者何。登高者。不可無階梯之謂矣。故初學詩者。必先多覽。熟字之數。用字之式。而五字七字

○平仄
○聯屬

強自成篇。為之卑之域。而後漸進步於高之地。則會之意
覺格調又進步則學唐模宋。或如大明清亦各當隨所其
好焉。學詩至此則為最高之地也。為其階梯也。宜有等之
程矣。丁未之臘。原子和出一冊子曰。此是泥翁田先生所
編之詩集也。余閱了曰。吁。是亦階梯中之一書耳。學詩者
不可欠之座右之書也。大補凡不依階梯而欲登高者。猶無羽
而飛。無舟而涉水。殆不引害者幾希矣。於是乎益足信聖
語之不誣也。回書子和云。弘化丁未臘念五日。

槐陰曾作於福面之記。能盡其意態。故余異所言而
題一詩以與原子和。

此面世傳稱得美三平二滿。口如石。日輪昔入天龍
戶。為奏俳優嘯樂開。

題為春書畫帖

為春才子也。年未弱冠。好友善來四方之人。其所交之四方之
人。亦皆偉才有一長者也。其有一長者。必遠來結交於春。
以俟。春近作一帖。以載所交之人之詩文或書畫於其上。而以
常置之座右。倘久不遇所其友之人。則開此帖。以成對其
人之思云。吁。何等之老嫗生死寧馨兒也。實有可稱焉者
也。蓋以文會友。抑為春之謂乎。因後春之所請。以小篆書
尚友之字而還之。

代為春藥錄自序

古語云。送之為術也。仁多。所以術之稱仁者何乎。蓋以善濟人之疾苦也。凡欲臨病者。施治方者。必當先選藥。物。詳性。與能。之辨。以處方劑。譬猶工之利其器也。工之器不利。而能成其事者。便古今未之有也。送亦然矣。瓶不明之藥。而欲能愈其痼者。同莫甚焉。且夫藥之為物也。叫根木皮。不知其性。與能。而容易可。與。之。人。耶。其過。與。不過。僅在一七之間。而人之生死。天壽。係焉。若使人陷。天。化。之。域。乃。美。得。稱。仁。之。術。哉。故。志。送。之。道。者。所。宜。謹。焉。之。身。一。爻。也。多。頃。余。欲。就。本。州。而。稽。送。詳。輯。某。物。之。名。性。並。和。漢。

之。殊。種。與。土。地。之。異。產。然。古。今。言。本。草。者。不。一。而。足。諸。家。之。說。是。非。駁。雜。各。多。異。端。而。更。定。決。矣。於是。本。東。洞。氏。之。藥。微。及。統。篇。附。會。香。川。藥。標。多。紀。某。雅。其。之。取。諸。家。一。二。之。說。即。不。加。私。意。彙。抄。成。三。卷。雖。失。之。管。窺。然。欲。無。初。學。最。易。下。手。而。送。岐。路。耳。

產家教草序

昔人曾稱送為仁之術者。蓋本之范文公之語也。夫和漢之古無產科。無者非全無之。謂也。曰稽確無立一家之人也。本邦安永年間。京師賀川父子。肇創于產科之道。多救婦人之薦厄。信可謂建千古未能之殊功。

利衰平日獨得之方法。以著產論二篇。其術的切涉
實。而此言隻句無苟焉。漢則自自明至鍾台。凡八家
而其論大底誕漫架空。不可盡信矣。是以當世之言
產者皆折衷賀川氏。故其門亦往。出誠慤之士。而有
若范蒙又有若一第又有若產編。今復更山縣之大亮
作教州。以自上梓。廣施之四方而不取之價。且此書以
國字記焉者。便其意在欲使此邦僻壤之非通者皆流
而略知其事。以調稷不失宜而已。然則雖此兔園冊子而
有益于濟世之仁。豈不偉乎哉。抑文明之聖代孰謂之澆
季也。吁於草野之中。特近有道之行者。只大亮在

為文嶺記茶事

往昔文明年。足利將軍源義政云。召南都僧珠光而
問茶焉。光對曰。茶之道凡有四。一能和。二能敬。三能清
四能寂。是也。尔後利休擴其意以作七事式。默庵庵稱
之千家七寶。多。初光之創製斯道也。蓋本之禮之用。和
為貴之意。又禪林有奠茶奠湯式。曾程明道遊定林寺。偶
見齋堂儀。喟然歎曰。三代禮盡有于茲焉。然則光者家之人
而能飭其事。故交互參考以立法於斯也。必矣。夫茶之為道
也。養性安身。於蓬蒿。昂然遊心於靈無。是故遂函阮而甘淨
境之澹泊。隨四時而樂造化之自然。結叫作菴。聚石築

庭。懸金則愛私。風之汎。高謝浮世。於柴門之外。廣取同好。四海之內。雖指或之者。不懼不諂。雖負販之者。不輕不昂。海是為之本。昔多東坡上陪天子。下陪乞兒。此言極有味焉。見今之稱茶者。殆反之。吾其寡也。徒勞珍于其器。奇于其物。而調理茶。辨茶者。殆反之。或嘆人之短。誇己之長。或讚於我。非於他。或於柄常論人之工。拙。加之以此之件。為之秘。此之條。為之禁。以不容易傳方法。立定價。而會貨。尤甚有別。嚮害奇而欺人之等。痛負風雅之意。皆我所不取焉。有客聞之曰。本邦建業。自還二百有餘年。于茲。承明之所化。人之智巧。更一月。進於一月。一歲。進於一歲。若彼百工技藝。比之百年前。

則其精不啻倍徙矣。各極明。而一變焉。茶亦宜然焉。當時清新。文流行于世。而舊腐漸廢。多如足下者。乃所謂守株刻舟之人而已。余曰。否。夫茶肇于周。成于晉。盛于唐。羽為唐人。曾著茶經。述九難六羨。珠光申明其意。以立四目。為綱領。定法於茶宴。世之習茶之湯。多和也。言人我相和。敬也。謹也。人不放心。則言行不亂。清也。內外無污濁。森澹泊也。長言如空。謂之恬淡。虛無也。故茶者外斯四者。而無道也。是以凡入社。趣會也。應先朋友相伴。各慎其獨。無汙物。無汙行。飲之茶。澄之心。澹其廓。如而極樂於四時。歸之造化之真。此所謂樂天者也。羽傳之光。傳之馮。傳之陳。傳之易。且書曰。從

古訓乃無過。子以為如何。客唯之而退。因序斯語。以為冒者代頂門之一針。

新補陀落山碑

羽列村山郡最上谷地。和田智孝謹而丹誠乎盡志斯淨地乎

卜比繁木於拂打比一場北開墾幾神陀落山仁擬比乃是吉

日良辰乎擇定女紀列熊野大權現於勸請之奉利新仁神

殿乎造立天神寶御裝束於飾調而遷志鎮女梅事竟奉

而伏而冀者神靈乃其德仁依利

今上皇帝寶祚長久。征夷將軍武運永昌。一天太平四海
靜謐。日月清明。以兩順時。百教豐熟。萬生快樂。乎此大

日本一國。殊仁者出羽一列。別天者村山之郡。別天者谷地之

鄉。高仁者乾無久。卑仁者濕無久。年仁者勵鬼乎駝利月仁者

災難乎弭女夜仁者禍盜乎攘比常盤堅盤仁守護利幸比

賜陪止恐女懼女申壽

伊豫大洲幻住菴主公。為我山縣之人。三十年前。

出家。優游南海。今夏六月初歸鄉。僅返二十日。將

過大洲。臨罷乞余一詞。因次主公之韻。以贈之。

南冥大水積如煙。九萬里風自渺然。六月北冥鵬初化。

莫為鸞鶴被嗤傳。

重疊海瀾重疊煙。誰能觀術得真仙。世多不嘆萊根去。唯有

主公行祖傳。

踏破南瞻大海煙。輕浮一帶意偷然。由來斯道無文字。教外更傳有別傳。

卷五八公何所為

人生境界似栖霞。幻住之名想當然。二千里外路悠然。結跏趺坐耽師傳。

日本天房南海煙。二千里外路悠然。今看師紀行程記。驚殺勝於縮地傳。

為松浦之意作木村良達小傳

先生姓本村。名暗政。字良達。号北山。老而人呼為北翁。真之中新田之人也。其家世以医職。仕于仙臺者。凡五世。其五世之祖。

曰木村如水。為江列佐。木之名族。天正十一年。及觀音寺諸城陷。而佐。木家亦敗。於是如水亦改名姓。罷武以為医。來歸于米澤。當此時。政宗初起伊達。取米澤。合會津。遂平白川。而雄據米澤。天正十八年。移封於岩手山。故如水亦後焉而往。而住中新田。以中与岩相去甚近。猶同在藩中也。自是之後。木村終為中新田之人。慶長五年。政宗新築城於仙臺。遷焉而定府於是。故如水乃令長子某從焉。而次男某仍舊居中新田。自是而木村別為二家。翁之父曰春達。名暗教。益欲修家業。篤信古医之道。西遠走京師。隨東洞先生。而受其方論。即得拏括肉骨之術。歸而醫科大行。享年七十七。無病。

而先。墓中新田樂寺。翁自嗣家。聲弥著。竟不墜其傳。翁嘗
好詩好文。又好國。凡雜體。復善書。楷師智永。草法懷素。皆
得其趣。多文化。五年翁致仕。而讓家於茂弟某。而繼焉。翁乃未佳
我山縣。遊而不還者。凡三十有餘年于茲。歲既六十五。此年嘉
永二年。學書或許歌於翁者。八十餘人。相集相謀。而為翁欲立
石識其事跡。因請之余。便好翁之為行。不啻克治疾。復克足
匡濟俗。每卑之顏。而作華冢之銘並序。以表焉。是以余紀
木村之家。所由而出。与翁之願。末以代小傳。刻之碑陰。華冢
銘並序曰

論者謂華冢之起。肇創于唐。錢門限而錄大菴次焉。後之

人傲之者。大卒屬名利。奈則假令有焉。吾書之工。不能增
一分。無焉。吾書之工。不能減一分。毋二師之傳。智永舊華頭
教石。懷素棄華唯如山。夫二師之於心。必有所不忍焉。苟有功
於我者。則不欲空之。故雖無情之阿渠。及其衰瘵。然_不委之於壑
而純之愛。是故反藁裡築冢。以欲長報之恩也。且夫華之為
用。可遠達言於八荒之外。又可永傳率於千載之後。况於教石
之多。与如山之毅耶。蓋孟子稱仁者之於物云云。當今以其不忍
之心。而特行其不忍之為者。唯有此翁。嘗好書。私淑二師。便
不异其所常用之退筆。聚久之。而秃頭既克大甕者_三矣。於
是_二歲嘉永己酉。舉而塗之。萬日積舍之界中。封土如馬

鬣之石刻銘于其上。以深頌其德。厚謝其惠。咨翁之斯舉也。固所以殊異于世俗。而不愧于二師者。至矣。其銘曰
中書今不中書。老矣無心復梳。曾有司生教績。孰如代結繩。晉
偕陳玄陶泓徒。開道德仁義初。惟業永毛不朽。終于此管城墟。

扇形集序並詩並跋為平地山主

凡物有真偽。真正也。偽邪也。朱者正色。而為五色之內。紫者人雖見而如可愛焉。然置之五色之外者。蓋偽色也。彼偽而却欲奪朱之真。若鄭聲之於雅樂。鄉原之於德行。茅叶之於苗。魚目之於玉。亦皆似而非者也。非偽也。故聖賢深惡焉。

本邦昇平之化。文運之所蒸。我俳諧亦大行。人咏戶吟。各有所宗。然大底卑俚輕淺。多非芭蕉之真。夫狎門親受道翁之傳。道統綿之焉。是故以調一以格律嚴整。綺麗值密一字不苟假。為之法。豈可言之偽乎。今閱此集也。誠屬精選。而卷中載詩幾首者。便非尊者之意也。然尊者好幸。極廣乎四方。余曾贈句云。好画好書又好詩。是故友人未處此舉者。相望于門。就中詩與諧異詞而同志。其於以雅也。固不二矣。是以並行並立而不相戾相害。復無乱馬奪焉之氣也。是以所以強尊者而合刻者歟。非敢誇于多焉。聊為吟社弘異聞而已。必莫為紫莖之類而看過。

嘉永庚戌之夏。聞裡涼園主人。與社友相許。而推讓文
臺。於月海尊。固辭然不許。余喜賦絕句。歲首以慶
之。

莫也弘道立詞園。僅一章十七言。今日文臺歸座右。全

毛柳子吼山門。

頃推尊者上文臺。尊者俳諧稱執才。豁了無窮深味去。毋

排一十七言來。

蓮師流號羨深。曰。今許山縣第一工。吞下禿羅萬象大。哉

為碎錦入詞中。

代月海自詠

蓮師昔聞獅子園。永傳道統著名言。假令吾為文臺主。早
謝友人欲杜門。
愧人使我死文臺。四十餘年老鴛才。須耽光日壽月詠。
澄心自是脫塵埃。

全跋

人。有任。猶擔。有輕重。而道遠者人之所難多。輕而道
近者人之所易多。月海尊者蚤好俳諧。朝詠夕吟。以至三時之
食。膏將為之飢。躬為之將乏。然未嘗見飢乏之色者。蓋尊
以人所難之者。却為易而處焉。以自樂。則寬。則所以養
浩然之氣也。故未嘗見飢乏之色也。昔芭蕉立法以不曲不

直之中和。而後之蓮二。迨是以未百有餘歲。雖道之污隆
進退。係時運所使之然。奈何。竟一變以成纖弱。俚鄙之
類。凡尊者。今矯之欲以覆廉直。誠莊之格套。復溫柔敦厚
之大雅。其擔不亦重乎。古賢曰。降大任於斯人。抑在尊者
哉。

義質千歲山歌序

義質姓清水。為清水冠者之後。不學而敦厚。甘貧而無所
他求焉。質之為名。實合其人。然胸中懷奇。性善。國歌。性
有可見之者矣。余曾欲為山口氏撰千歲山圖誌。故令
質探討其山。非不高。地非不廣。質手執準繩。足著重

載。其畏毒也。準繩計丈尺也。上下縱橫。測量高周平險
涉。獵巖洞樹石。無遺錙銖。不厭凡兩。朝夕山中者。凡從天
保十一。至嘉永之初。凡十有餘年。誠自非奇士。夫孰能之耶。
其間得歌數十。就中此作最為警發。質竊意。刻石立之山
巔。以是弔姑射中將之遺跡。是以遍正諸四方。人或曰之載
弱。所其載者。則所以澆季之使之然也。或曰之淺薄。所其淺
薄者。則所以不學之使之然也。此二者自有所不免焉。而清直則
過之。蓋質安身於蓬蒿之下。樂心於千歲之上。於是乎得清
直於澹泊之中。澹泊清直。且無斧鑿之痕。亦無蔬荀之氣。
則可入作者之林也。咨村家之後。果出若異行之者。抑有以

哉。余他日倘編時人後傳。則居斯人于其一。

辨茶雅俗

凡事有雅俗。追時樣而野鄙者。都謂之俗。從古風而端正者。都謂之雅。俗猶真偽。猶君子與小人。物亦宜然矣。本邦文明年中。將軍源義政。厭世辭職。而隱于東山。自筑銀閣居焉。優遊之餘。專耽好事。新使南都僧珠光。制茶宴之法。世謂之茶道。或稱之茶之湯。其略曰。先卜幽僻之地。結廬。方九尺。不滿丈。蓋避盈也。其小做維摩也。椽椽不削。茅茨不剪。是則淳古。示素朴也。蓋令高貴知儉且卑也。席僅四延半。穿爐中央。人應環坐焉。其

宴也。熾火試鼎。沸湯成。即點茶末於大碗。灌以滾湯。直抵竹筴以攪之。則沫從而粟起。譬如累珠。人乃嘆之。一碗可以通供數客。若入其社也。會不必以高下論。上下又進退有度。去就。有規。水火之處置。有節。器物之業。排有序。容儀揖遜之施設。條教号令之紀律。各立之程式。此為之法。皆稽之古。本之禮云。又若其集也。動作間雅之密。肅之為。雍之為。溫良。祭揚之儀。則郁之乎。煥之乎。和平。渾厚之態。則洋之為。蕩之為。恬靜。澹泊之狀。恂之乎。魏之乎。而滿座生風。堂之正。潛著于聲。容之表。誠可以想見者。亦盡善矣。先之言曰。茶之道四。一曰能和。二

曰能敬。三曰能清。四曰能寂。和者言乃心和則人和。故禮之用。以和為貴。是以尊卑相歡合。一室之中而無間隙也。敬者曰謹慎而不放心也。敬人。敬事。敬物。其義一多。故人存敬於中。則言行不亂。清者。字與穢與濁之反對。則心與物與事皆潔殺而淨盡焉。恰如玉壺冰。寂者。恬澹虛無之謂。而非寂滅與倒寂之義也。是故參茶社而飲茶者。當須先澄心。澄則神和。神和則身亦安舒。則自不系程節格式之序。故暗合所謂心廣體胖之意。必竟敬之為所致。而鄙倍亦自遠矣。是以不期其至而可以入清淨無為之境。既入無為之境。則廓然澹泊。其樂與天地共如一。繚繚于

欲仙。茶之道。蓋盡于茲矣。宋人之句云。茶醒千古胸。殆知光之意者也。光者南都之涵流而碩學之人也。常嗜茶。好為會。故源公聞其名而召焉。蓋公之凡流好事與光之學識博古。皆大雅狂狷之所發露而造斯道之精微。故反之者則鄙倍之俗套也。夫茶之初起。肇于周。故見爾雅。其後經四百有餘歲。以茶為菜者。出于晏子。又至一千餘年之後。隨文帝病肥。服茶有效。天下始知飲茶。爾後及唐而史所記。曰唐凡俗貴茶。之名品益多。故初有茶寮茶社。茶會。茶宴之字。後有茶經。茶譜。茶錄。茶述之書。而詳其方法。則茶事之盛。於是可知焉。東家曰自周已降及

國朝茶事竟陵子言之詳矣。竟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滌蔬而啜者無異也。竟陵之始為經之卷。由是分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俾之飲者。除其病而去癘。雖疾色之不若也。其為利也。於人生小哉。竟陵鴻漸所居之地。故人所以為號。其傳曰陸羽不知所生。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為氏名而字。羽嗜茶。著茶經三編。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在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蜀茶者。至陸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其經曰陰米夜焙。非造。嚼味與香非別。賦鼎腥既非器。膏薪庖炭非火。飛湍擁潦非水。外熱內生非炙。碧粉縹蘆非沫。操

千
難攬遠非煮。冬磨夏興非飲。羽作此九難。而示采收有時。蒸焙有法。田歲有方。烹煎有訣。服飲有道。人讀之益可知。先生之稽乎茶。神乎茶。皆羽之用心於茶。固非出入神之人。誰能至于焉。又歌論茶之意云。不羨黃金累。不羨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前聯黃金白玉。說貪富恣酒。中聯省說功名出身。言乃不唱不阿乎權戚。不望不陷乎富貴。輕萬乘於敵。履代香雲於薜蘿。安身於蓬蒿。甘口於茶茗。後說水。彼采收製造。使手足所及。而如老水乃最為難於得焉。此物擱在。所之而無不有焉。唯可於茶者天下希矣。芳烈甘

美能合于茶。則應登天真之妙味。故千萬稱西江汲之水。飲之茶。傲然遊心於八表之外。此所謂樂天者也。只備六句三十餘言。而寓許多之景象。無量之深意。誠能玩斯款。則足以悟斯道之玄又玄。而溯源老莊之高致。豈已。小人所啟及焉哉。僅詭隨老點聞之語。則指摘于竹萌角子。時清明泰平而有靡。一或包羞匪人。今試舉紙袴儂子所常而言之。則猥欲尊末難求之器。重羅難得之物。自讚於致難致之品。自負於為難為之事。勢奇平其器。專怪乎其物。極殊異施設。件件關于唯珍。項項涉于維新。其心恒不在茶焉。儂今在茶亦。徒難當。豈得其真耶。其在甚

者。便欲鬻空寄以貪貨。襲羨石而欺衆之等。概稱之牙。踰之徒不与之遠。亦可矣。其人乃吾輩之所耻也。何可俱論風雅哉。且瓶翊收茶而耐久。室翊容膝而安心。唐夏鼎商尊而尚焉。我故曰斯道陸羽草創之。珠光耐論之。紹鴻修飾之。宗易潤色之。謂之集大成焉。是以社宜上法於羽光。下襲鴻易。為之正。乃為雅。乃為真。乃為君子之態也。若誓地四君。而損益出入之則可矣。然要須不失其真。必莫差焉。、為卑。、野也。俗也。偽也。偽為小人之事也。故孟謂之將為野人乎。將為君子乎。語曰勿為小人佛。且然。、况彼小不足稱道耶。郭璞曰早采者為茶。晚采

者為若。此言雖不與斯論而世多混用故道及。

士子二月新山邑長某未^吉白鬚祠大幟

回題一詩

祠臨岷岸在高岡。神像白鬚迺親昌。是昔為^救洪
水厄。今新大幟長威光。

詠高橋贈高橋氏

高架長橋免涉難。雙虹宛轉半空看。春未^暑假冷加
春水。不為流漸被破殘。

其五五月吾仙臺橋井宏卿訪二首

登入會稽經幾年。一裘一屨任身便。羊頭時乞

龍地云。亦為換發不為錢

東身返。此紙大。夏山衣落水流烟。行香有
何物。唯滿廣濟寺餘年。

一圓相

一圓相。多一圓孟。坐船麼。果月乎。如北禪機孰悟
得。事^非無。渾沌未分無

書大雅堂畫軸之端

余曾四十年前。遊學京師。人人賞貸成之書畫。供壁不
徒。雖寸楮片紙。非一枚金。則不能得之。若有如北之幅。則
不下四五十金。是親余所目擊也。而余歸鄉之後。僻壤

不及真贋共見之。秋元屐移封之後。當水野屐未主斯
圖而此圖者水野志別公遣使於大雅以所求之也。故云
喜自係一首和歌。一一之秀逸與質或之枯淡。豈得不聯壁乎。
余偶見此幅之落骨董家。乍思京師之舊觀。終出二圓
金而買之。以充之畫。画舫云。

癸丑八朔木村佃久二子偶至

漸入中秋覺清涼。火氣盡早避無方。寂寞偶二兄至。

汲水燕茗坐斜陽

手汲水燕茗坐斜陽雲未過雨乾庭一方。奈厨常是欠錫黍。

只有長松媚一方。

只有長松媚一方。更每村酒處斜陽。

書女排師書画帖之首

米山子孺一帖。余百其帖主。存以不知焉。顧石帖後載
此風与画而不及詳文与書。何也。作帖主之所不好也。非
耶。余未看帖主。然非忘人謂之隘。蓋治而已。夫帖於室庫
也。則要令金銀瑄瑞燦然。駢乘如耀乎。這裡故勢安
如鄒尉之態。常豹胎。龍宮之木。雞火瘳。信意而可取焉。可
食焉。故稱之苟完矣。奈則是固為親之義也。若人果謂之不
好焉。則管只限詩文。或限書画。或限和歌。能風。皆不必達

會及之昔者也。復言山間之明月江上之清風。一而足焉。是必
竟不知作帖之本意者也。不足共語矣。此帖今幸後半餘白。
帖主而今而後遍訪諸家。收拾凡涉文字之一類。以無遺之尚
免不由之銷或。余雖未知帖主聊書斯語而還之。後山子。主以
為如何。

書卧龍軒書畫帖之首

居士尾之武人。早歸譚化。為禪流。故雲遊水行。固多。居
士足跡先遍西而北。窮東北。是以往年未往我卧龍軒。住軒
是故人呼為卧龍居士。多藝能。擊劍又善書畫。殊妙其
洞蕭。今茲復將東至。與北入蝦夷。遂極荒荒之盡境。真可謂

乘祥之奉矣。居士臨其筥。而自作帖子。欲就所到之處。名家
而乞詩文。或書畫。若和歌俳風。凡涉文字者。以載焉。且編寫所
踏之實景。而代輿圖也。豈得非會友之意哉。本邦流古昔。武
而隱北門者。皆為常焉。然如居士兼文者。幾少矣。東坡曾聞
鳴。之聲。嫺。之音。於赤壁。曰。何為其然也。蓋北門通張弛之道
者。必以居士為嚆矢。

書崇文子曹畫帖首

崇文子獨懷一帖。而乞一言於余。聞見之。則書畫成林。因謂之
君子帖。文子取之曰。何以為君子。余曰。書畫也。畫文也。書畫固
一物。而可分為二者。書壯而雄。渾畫華而燦爛。故不可混而

為一也。凡天下之物。可之而無不信。揚之為文。信為質。然信未
必信。之中必有揚。未必揚。之中必有信。文錯而為交。生
焉。蓋易之道也。故曰文猶雙。猶文。此昭文質形。已合君
子之體。已合君子之體。亦非言書必在軍。画必通子也。文子
肖首。在是字。書斯語。倘如其品。儻帖中之書画。則暫翰後
之觀者。

黑川真道藏書

